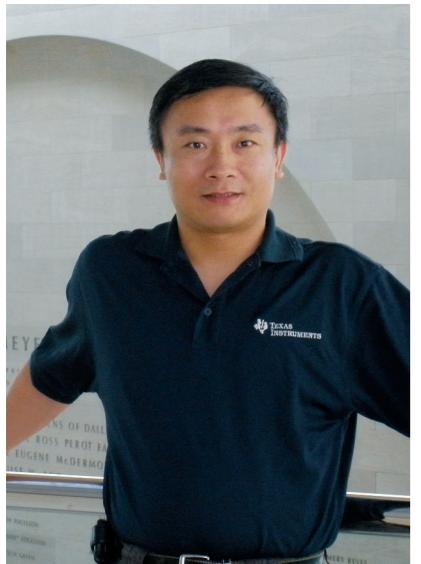


难忘的岁月 一生的财富

夏曙（无71）



夏曙，浙江人，清华大学电子技术与信息系统学士（1992）、通信与电子系统硕士（1995），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计算机工程硕士（1998）。曾任美国泰瑞达公司中国应用开发中心高级技术顾问，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兼职讲师，现任美国德州仪器家用音频产品测试工程经理。

每年春天，到了紫荆花盛开，清华校庆的日子，不管身在何处，我的内心总会油然而生一种亲切和自豪感。今年更是不例外，因为我们已经毕业整整二十年了。

时光倒流二十五年，那些年轻富有朝气的身影，连同教室里朗朗的读书声，图书馆里沙沙的写字声，操场上的奔跑追逐，宿舍里的辩论和探讨，还有那些已经消失的气味和光线，在回忆中被瞬间召回。

当年吟唱的歌曲，今天仍在耳边回想，“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回首往事心中可有愧”。当年指点江山的同学少年，今天已经步入不惑的中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行胜于言”的母校校训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内心，并且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在今天看来，二十多年前清华的教育体系远非尽善尽美，但这并不影响它在我心中的神圣地位。教育首先改变的是个人的命运，进而改变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我想绝大部分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和我一样都是从中获益匪浅并且心存感激的。我是一个对于八十年代感情很深的人，那是一个充满理想、激情、思考和进步的年代。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中国社会在经历了那么多年各种反智主义的政治运动之后，知识和教育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受到充分的尊重并体现价值。这种尊重和价值比之于今天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我觉得非常幸运的另外一点，就

是在时间点上，我们赶上了以电子、计算机和半导体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每当我们专业技术和技能上取得一点的进步和积累，新的技术和市场总是恰到好处地给我们提供用武之地，并且提示我们下一步的方向、机遇和挑战。我从小喜欢装收音机，上清华无线电系（电子系的前身）是我不二的选择。当初我在农村种地的父母亲觉得将来修修电器谋生应该是没有问题了，谁曾想到从我们上大学到今天，信息技术发生了革命性的、翻天覆地的发展和进步。今天一个小小的智能手机的处理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年我们在主楼后厅计算中心用的小型机的处理能力。在成本和价格上更是达到了人人都能买得起，年年都能换新的的地步。我们很多同学正是踩着信息技术革命的节拍，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在人类科技进步的历史上，这样幸运的事情是不多的。能够赶上一次这样的浪潮，我们这一生都不会遗憾。

清华的岁月给了我们什么？我们学会了分析和设计一些具体的电路，我们学会了计算机和微控制器的软硬件编程，我们学会了利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对信号进行时域、频域的分析和重建，我们学会了语音和数据的编码、调制和传输的原理和方法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停留在“术”的层面上的技能而已。我想更大的收获是在“道”的层面上：清华引领我们走出心灵的混沌和黑暗，帮助我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幸福观，学会独立思考，培养我

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使得我们能够有幸认识和接近真理，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

清华重视体育锻炼的传统不仅造就了我们健全的体魄，更培养了我们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记得刚上清华的时候，圆明园还没有圈起来收门票，我经常下午从清华西门出发，长跑进入圆明园的正门，经过福海和西洋楼遗址，然后从北门回到清华。后来觉得游泳是更均衡的全身锻炼，就和李卫东同学一起，从夏天到秋天几乎每天去西湖游泳池游泳。冬天的时候骑车去北京体育学院的室内游泳池游泳。游完泳，洗完澡之后，在寒冷的冬夜我们热气腾腾地裹着军大衣，骑车回清华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偶尔沿途买个烤红薯，吃个煎饼果子什么的，更是莫大的享受啊！来美国之后经历了学习、工作和生活上很多的挑战和困难，在清华时养成的游泳锻炼的习惯帮助我承受和战胜这些压力和困难，使我受益终生。

在无71班的这个集体中，我们除了知识之外，更收获了纯真的同学友谊。当年的同窗之谊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褪色。我和班里同学虽然联系不多，忙碌起来可能一年半载没有音信，但是有一事情打个电话，发个Email就可以直奔主题而不会觉得唐突。2007年年底时，我去北京开会，顺便带着父母和儿子玩上几天。包仕波同学提前帮助我在中科院里面安排好食宿，还开车到火车站接我们。在我经历第一次婚姻失败的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下班后和周末去



史富强同学的家里坐坐，吃顿便饭，跟他们两口子聊聊天，倒倒苦水，发发牢骚，排解了很多的苦闷和抑郁。姚德他们两口子也给了我很美的安慰，后来我再婚的时候又收到他们的祝福和礼物。

作为清华人，我们在庆幸和自豪的同时，更意识到这其中的责任和担当。2005年我服务的前一家公司派我回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应用开发中心并担任高级技术顾问。2007年秋季学期，我应邀给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半导体集成电路测试原理”课程，获得很好的反响，并由此促成公司和交大建成半导体集成电路测试联合实验室。记得我教的课刚好被抽到参加教育部的高校课程评估，当天正好讲到有关工业界测试流程和设备的介绍的章节。复旦大学的评审老师因此认定这门课理论部分欠缺。在我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我的学生们主动在交大的“饮水思源”BBS上替我说话打抱不平。这个帖子连续好几天被顶上了十大热门帖子，让我很受感动。

2008年初结束中国工作之后，我回到美国加入德州仪器担任测试工程师，带领一个小组的工程师从事家用音频集成电路测试的研发工作。当时我的前任在半年多以前就已经被解职，测试团队被设计团队当成丫环一样呼来喝去，不得要领地做了很多无用功，还背了不少黑锅。整个队伍人心涣散，士气

低迷。作为清华人，技术水平、动手能力和实干精神一直是我们的强项，再加上我一直热爱电子和半导体这个领域。我和手下的工程师一样亲自承担项目，花大量的时间泡在实验室里面调试硬件和程序，帮助我的工程师们分析排错，出主意指方向。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和技术革新，我们把平均测试成本降低了一半以上，同时培养训练了一些技术骨干，大大提高了团队的凝聚力和士气。我的工作因此获得上下级的信任和好评，我们的测试团队也成为兄弟部门学习和借鉴的对象。

我现在已经人到中年，从小的理想和愿望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实现，但是也经历了一些挫折，留下不少遗憾。按照时下“成功学”的定义，以及各类成功人士的表现，我差得很远。但是我倒并不在乎这些东西，我觉得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同时对他人有所帮助，对社会有所贡献，这样的人生就已经是很幸运的了。

清华是我们人生起跑，梦想放飞的地方。我永远爱她并且为她感到骄傲和自豪。

借用水木年华的一句歌词，“我有两次生命，一次是出生，还有一次是遇见你”。我也想说，我有两次生命，一次是出生，还有一次是1987年的时候我考进了清华大学。C